周易經傳集解

一冊

四

詳校官侍郎臣李　封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二

宋 林栗 撰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

則易從易知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
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
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言聖人作易之始所以立乾坤之象者取諸天尊
而地卑也尊者必順乾坤之所以定也輕
清在上重濁在下貴賤之所以位也屬乎健者莫不
動屬乎順者莫不靜剛柔之所以斷也乾不忘靜坤
不忘動取其常者斷之矣震坎艮本乎天故從乾而

居巽離兌本乎地故從坤而位是謂方以類聚也乾
震坎艮陽物也非陰則不配坤巽離兌陰物也非陽
則不合是謂物以羣分也聚以其類分以其羣則相
得而為吉聚不以其類分不以其羣則不相得而為
凶吉凶之所以生也震為雷巽為風離為日坎為月
在天成象者也艮為山兌為澤坎為水離為火在地
成形者也象者謂之變形者謂之化變化之所以見
也聖人既取諸天地而定乾坤又取諸卑高而位貴

賤又取諸動靜而斷剛柔此易所以作也然後取諸
萬物而生吉凶又取諸象形而成變化然後易之道
流通而不可窮矣剛勝則剛柔伏柔盛則剛陵是謂相
摩震出則艮入離進則巽退是謂相盪震為雷離為
電巽為風坎為雨離為日坎為月離為暑坎為寒雷
電風雨日月寒暑更作並用於天地之間其得乾之
道者成男得坤之道者成女然後萬物之類盈乎天
地之間矣或曰此言八卦而獨遺艮兌何也曰艮山

兌澤无在天之象然雷電之所鼓風雨之所潤日月之所照寒暑之所被非山澤何以受之故雖不兼言而八卦具矣以方而言則乾震坎艮坤巽離兌不得不聚以物而言則乾震巽坎艮離兌不得不分以象而言則雷風雨日相須而變以形而言則山澤水火相待而化及其相摩相盪也則雷電合而震離並用矣風雨交而巽坎同行矣日月互明寒暑迭至而離坎不相射矣若夫震坎艮之所以為男巽離兌之

所以為女則本諸乾坤之所索也乾成男非坤則不形坤成女非乾則不生乾知其始坤化其成然後易之道千變萬化而不失其所歸矣知物之始其象茫昧可謂難矣乾以易知之故不難成物之終其數紛綸可謂繁矣坤以簡能之故不繁易簡者一之謂也以一而知萬故易以簡也乾以一知物物亦易知坤以一成物物亦易從易知則物不得不附故有親易從則物不得不成故有功物附則堅故

可久物成則廣故可大體乾之易至於可久則德賢於人矣體坤之簡至於可大則業賢於人矣如是則天下之理得而人位乎中與天地參矣此聖人所取以為三極之道也霆字當從蜀本作電運字從姚本作違作字從虞本作化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

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
辭也是以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
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夫子首言乾坤剛柔吉凶變化有自然之象而成位
乎中與天地參易之所取則矣至此遂言聖人設卦
分爻奇偶互變以明吉凶變化之理以則天地人之
道卦既設矣然後有象之可觀象既顯矣然後有辭
之可繫吉凶者言其必至也變化者言其所之也吉

凶者言其不易也變化者言其無窮也卦成而象顯
順此者吉逆此者凶其必至者不可易也卦動而象
隨凶或變而為吉吉或化而為凶其所之者不可窮
也不可易者觀象繫辭而明焉不可窮者剛柔相推
而生焉是故係之吉凶之辭所以明失得之象也係
之悔吝之辭所以明憂虞之象也自泰而進則為否
自遯而退則為壯矣係之變化之辭所以明進退之
象也若夫初之為剛二之為柔一陰一陽一動一靜

則晝夜之象也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則三極之道也謂之極者天極乎高地極乎厚人極乎衆多也是故學易之君子觀其序而知禍福之倚伏變化之无窮所以能居而安也觀其辭而知天命之不僭吉凶之必至所以能樂而玩也若夫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此則所謂聖人之道四焉者也不觀乎象无以玩其辭不觀乎變无以玩其占玩其辭則可以居其安玩其占則可以動而

吉天地神明皆將祐之矣吉而有不利乎哉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也辭各指其所之

夫子既言聖人觀象繫辭之指君子玩辭觀變之功於此遂言彖爻之別本於象變一卦之象頤而為彖

六位之變辨而為爻學者求其彖辭而不得觀其象可也求其爻辭而不得觀其變可也求其吉凶之辭而不得觀其失得可也求其悔吝之辭而不得觀其小疵可也求其无咎之辭而不得觀其善補過可也陽為貴陰為賤然以五視三則五貴而三賤以三視初則初賤而三貴此則貴賤之列存乎位也陽為大陰為小然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此則小大之齊存乎卦也有

小貞吉大貞凶婦人吉夫子凶有中吉終凶有初吉終亂此則吉凶之辨存乎辭也吉凶之故生於相形悔吝之來由於所與自非有介然特立之操其能憂慮而防之乎憂之則无悔吝矣易曰商兌未寧介疾有喜此則悔吝之憂存乎介也君子之過人皆見之過而不改斯謂過矣自非有確然悔懼之誠其能震動而改之乎震之則无咎矣易曰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此則无咎之震存乎悔也卦有小

大若小畜小過大畜大過小往小來小往大來之類是也辭有險易君子乾乾履道坦坦羣龍无首其血玄黃之類是也小大之卦險易之辭學者宜知之矣而衆之辭不止於本卦象之辭不止於爻變化所之皆指示之矣齊財細反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

故不違知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夫子既言易本於天地聖人之所設君子之所觀於此遂言易與天地聖人之道者鮮矣

與天地準言易也與天地相似言聖人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出而為易故无體聖人與天地相似故能範圍天地之化化入而為神故无方準之言正也似之言肖也方之言所也體之言形也或言準或言似或言體或言方各有當也易以道言聖人以化言故也仰觀俯察原始反終驗物通變者易也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者所以彌綸天地之道也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樂天知命安土

敦仁至於旁行而不流者聖人也大而不過小而不
遺在已者不憂在物者能愛至於曲成而不遺者所
以範圍天地之化也若夫通乎晝夜之道而能知其
所以然則易與天地賢人混同而无間矣故曰神无
方而易无體合而言之也何謂彌綸何謂範圍曰彌
滿也周徧之義圍圈也并包之義也夫道一而已矣
言乎大則无所不周徧无所不并包以言乎細則莫
不有條理莫不有法則易以道言故自大而入細先

言彌而後言綸聖人以化言故由細以成大先言範而後言圍亦各有當也記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其斯之謂矣在天成象者莫不有自然之文在地成形者莫不有自然之理天道遠而幽地道近而明遠而幽者觀文以驗之近而明者察理以窮之此所以知幽明之故也有始者必有終有生者必有死終而復始則死而復生可知矣是故死者不可以知其所歸也原其始以極其終則其

歸可知也生者不可以
其始則其所自來可知也死生之說其以是知之天
一生水在人為精地二生火在人為氣人之生也精
氣之聚其死精氣之散也然而有鬼神焉則其死而
未散者乎今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何也物魄也鬼
之謂也變魂也神之謂也鬼又有所憑依以出其靈
響人有恍惚而見之者有夢寐而見之者其聲音笑
貌起居飲食猶夫人也是其精氣之所為故謂之物

蓋有物焉而非變故也神无在而无不在不可得而見也不可得而聞也而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其游魂之所為故謂之變蓋有變焉而非物故也今夫世之所謂鬼者未有非強死者也衆人之強死非必聰明正直也特以其精氣之未散故一時為鬼聖賢之考終則精氣盡矣特以其游魂之不滅故千載為神情者志也狀者形也聰明正直福善禍淫神之志也附依草木為祟為厲鬼之形也總而言之

則曰鬼神焉鬼之為言歸也神之為言伸也驗其物
以察其形究其變以通其志是以知其情狀也鄭子
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
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此則知精氣之為物而
不知游魂之為變故魂魄並稱而鬼神无異也夫人
之生其神為魂其形為魄老氏所謂載營魄是也豈
其已化而後生魄哉所謂神明者聰明正直之所積
豈以其用物精多而致之哉子產號稱博物其知止

於此則自非聖人不能得其情狀矣唐韓愈作原鬼其論曰鬼无聲與形其不能无聲與形者物怪是也此則以不知為知未嘗聞仲尼子產之論者也宰我問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學者至今不得其說夫天積氣地積塊神之盛者莫如天鬼之盛者莫如地今人既死而聖人合諸天地而命曰鬼神所以教民致其孝敬之心而不敢惡也謂其

精氣既散而骨肉斃于下故取其歸土而命之曰鬼
謂其魂氣无所不至而發揚于上故取其歸天而命
之曰神凡此者易之所以彌綸天地之道而與之準
者乎天下者天地之所覆載也萬物者天地之所生
成也天下至廣矣萬物至衆矣知足以周之而道不
足以濟之則力有時而窮道足以濟之而知不足以
周之則用有時而泥惟知足以周而仁足以濟故大
而不過小而不遺也所變於天者不辭而樂之謂之

樂天樂天則知乎命矣所遇於地者不擇而安之謂之安土安土則敦乎仁矣仁者人也命者天也土者地也樂天而知命安土而敦仁則三才之道備矣故在已則不憂在物而能愛也聖人之道本乎中至於旁行則所謂時中者也人道之生本乎直至於曲成則所謂致曲者也旁行則周旋而易流曲成則纖悉而有遺旁行而不流故能曲成而不遺也凡此者聖人之所以範圍天地之化而與之相似者乎相似而

不違範圍而不過旁行而不流曲成而不遺皆錯互其文將使學者深求而後得之也不如是不足以為旁行而曲成矣若夫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所謂彌綸範圍者其義蓋兼該矣晝者陽也夜則陰也易與天地聖人皆不外乎陰陽也易者聖人之書聖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授於聖人而縕藏於易言其入而為神則无方而不可名言其出而為易則无體而不可執然皆不外乎陰陽陰陽分而後有天地天

地定而後有聖人三才位而易行乎其中則所謂陰陽者殊方而異體矣方其未分也則亦无方之可名及其既散也則亦无體之可執故曰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初有物混成者也故即其无方而名之曰道一陰一陽散於天地萬物之間為剛為柔為仁為義唯變所適者也故即其无體而名之曰善善者道之繼也善日出而日流道日離而日隱故反其本復其始名之曰性性者善之成也仁者見其濟天下

而謂之仁知者見其周萬物而謂之知夫仁知者道之繼而非道也性之近而非性也不知道而指以為仁則好仁之敝有時而愚不知道而指以為知則好知之敝有時而賊亦足以見其无體矣若夫行而不著習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則庶民而已矣仁知執偏而妄見庶民日用而不知是謂賢知者過之愚不肖者不能及故君子之道鮮矣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斯之謂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

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夫子既言易與天地準聖人與天地相似故神无方而易无體於此遂言易與天地聖人顯諸仁而藏諸用出乎易而入乎神其道一而已仁者其所以化育萬物者也顯而示之物之所歸也用者其所以鼓舞萬物者也藏而運之物之所聽也不顯諸仁則未信而勞將不我歸不藏諸物則俄而可度將不我聽此

易與聖人同憂者也不字行文仁顯而用藏則德勝而業大人見其盛德大業之美而不知其顯仁藏用之仁故曰至矣哉歎其妙用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是謂富有道並行而不相悖是謂日新日新則可久富有則可大此之謂盛德大業也或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而易與聖人未免於憂何也曰王通所謂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愚嘗以為知言易者聖人之書也聖人有憂而易欲無憂得乎故曰作易者其有憂

患乎學者以一字之訛破壞經旨不勝異說矣自生之謂易以下似與富有日新相因成文其實非也聖人徵其顯以闡其幽所以使學者鈎深而致遠也陽生陰陰生陽陽復生陰陰復生陽循環不窮所謂易也天一之謂成象出无入有資始之義所謂乾也地二之謂效法對一而為偏順承之義所謂坤也極其數而知来物所謂占也通其變使民不倦所謂事也至於一陽一陰會同无間不可測度所謂神也

夫有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法有法而後有占有占而後有事出乎易而入乎神其道一而已在天地為乾為坤在聖人為占為事在易則為易為神特有顯藏之異耳成象效法通其時變仁之顯也生生不測極數知來用之藏也至於此又不可言易與天地聖人之辨矣故曰夫易廣矣大矣何謂廣何謂大曰无所不包之謂廣無所不徧之謂大以言乎遠則放乎四海而无不準閱乎百世而无不通所謂大也以

言乎天地之間則日月星辰得其序鳥獸草木得其宜所謂廣也然苟非靜而正則无以為廣大之基故言乎遠則動而莫禦言乎邇則靜而能正言乎中間則无所不備斯以為廣大而已矣確乎不拔謂之專行健不回謂之直含洪无疆謂之翕發散無餘謂之闢夫小生于自疑隘生於自私專直則不疑故生大翕闢則不私故生廣然析而言之則乾坤有廣大之殊合而言之乾未嘗不大坤未嘗不廣大故曰廣大配

天地天地配矣盈天地之間有不配者乎故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至德者記之所謂中庸易之所謂易簡也易簡者至德之形容而至德者易簡之成名也其謂之配何哉曰易簡取諸易至德取諸聖以易配聖人故以易簡配至德也雖然變通陰陽易簡之善非所以配天地乎廣大變通陰陽之義非所以配至德乎易知者可久之德簡能者可大之業至德配矣由德而為業有不配者

乎雜然舉之使學者深求而自得之也是以前言盛
德大業至矣哉至此復言易其至矣乎聖人所以崇
德而廣業者前言易之德業此言聖人之德業也易
之德業存乎書聖人之德業加乎人崇而至於盛廣
而至於大其揆一也德業可見之行而每歎其至者
非以其顯仁藏用之神乎天一生水知則象之地二
生火禮實配焉水性潤下不極高明不足以為知火
性炎上不道中庸不足以為禮故知言崇禮言卑言

崇則效天言卑則法地夫知與禮五常之二物也既不足以盡德之名又不足以該業之事然特舉二物以效法天地者明易之變動周流不可一端而取也既言崇效天卑法地又恐學者執泥以天地為先而易與聖人次之故言天地設位而易固已行乎其中矣聖人者本其性之固有而成之不失其存道義之所由出也又孰先孰後或曰天地設位易行其中位之未設易安在哉曰夫子固言乾坤毀則无以見易

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謂易先天地乎天地先易乎易出於聖人乎聖人出於易乎雖有至知莫能言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係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

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無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

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仁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無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以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

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治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夫子既言易與天地聖人无間於此遂言爻象之義切於日用言行之間君子之所宜盡心也天下之賾至深隱也唯聖人有以見之而擬諸其如是之形如是之容乃取諸物宜以象之是故謂之象象者像也天下之動至紛錯也唯聖人有以見之則觀其如是

而會如是而通乃為之典禮以行之又繫之辭以斷
其如是而吉如是而凶是故謂之爻爻者倣也乾為
馬坤為牛所謂物也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所謂
宜也在師中吉王三錫命所謂典也長子帥師弟子
輿尸貞凶所謂禮也不得其形容則何以象其物宜
不得其會通則何以行其典禮天下之至賾人不見
其象也而聖人言之若需于血出自穴見豕負塗載
鬼一車童牛之牿豶豕之牙之類若可惡也天下之

至動人不能辨其所之也而聖人言之若係丈夫失小子係小子失丈夫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行人得牛邑人之災之類若可亂也然擬諸其形容則不可惡矣觀其會通則不可亂矣歐陽子曰需于血出自穴艮其限列其夤是皆險怪奇絶无有訓故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為辭果可盡信之邪此孟子所以歎其不如亡之也蘇子曰八卦之象至於俚俗雜亂无所不有其說故不可盡知蓋用於占

筮者而已此則不知天下之賾而惡之者也子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詎可惡之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言二五之同心也而程氏曰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五專以私昵應於二失其中正之德非君子道也又先隅則號咷後遇則笑乃私昵之情非大同之體矣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言九四之終吉也而蘇子曰三與五合則三不見咥而五不病五與三離則五至於危而三見咥繫卦而論之故見其合

之利別爻而觀之故見其離之凶此則不知天下之動而亂之者也詎可亂之乎若夫擬諸形容而後言則物宜无不稱議其會通而後動則典禮无不行始乎擬議而成乎變化是以君子之言動將有取乎此也故以中孚之九二雜之然而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各有其時不可不知也故以同人之九五繫之出處語默發之以謹而行之以謙則動无亢龍之悔言无戶庭之咎故以大過之

初六謙之六三乾之上九節之初九繼之若夫以小人而乘君子慢乎上而暴乎下則致寇招盜不亦宜乎故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聖人之誨人至矣逐爻之義其詳見於本卦下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其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朞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前章既言爻象擬議以成變化於此遂言其數與占亦所以成變化也大衍之數五十者京房云十日十

二辰二十八宿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也馬融云太極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其不用者北辰居極也荀爽云八卦各六爻加乾坤二用凡五十乾初九勿用故用四十九也鄭康成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姚信董遇云五十有五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也諸儒之論不一王弼莫知所從又不能深探其義故直云演天地之數所賴者

五十也韓康伯師宗其陋孔頴達從而釋之以為所賴五十者自然如此別无意義不知其所以然也近世李泰伯又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數雖五十五至揲蓍之法止可用五十故取其整數而已也臨川王氏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自然之數也未有知其所以然者也又曰五十之所宗者五而四十九之所宗者一則又議其所以然矣將以知為不知乎抑以不知為知乎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

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而乃曰未有知其所以然者不亦厚誣聖賢也哉夫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有小衍有大衍小衍之數衍其五大衍之數衍其五十大衍之義具於小衍之中小衍之數包乎大衍之內小衍之數至五十而終大衍之數至五十而起五者何土之生數也十者何土之成數也土與水火木金先後而生不與水火木金先後而成水火木金一者成而土在其中矣是故一之成為六而五

與之俱其數十有一二之成為七而五與之俱其數十有二三之成為八而五與之俱其數十有三四之成為九而五與之俱其數十有四總而言之則五十也是故洛書五十而居中央河圖縱橫而為十五天造地設授之聖人非私智之所能議矣或曰圖書之數有一二三四而子不用為五者一而子四數之何也曰為五者一而四數之則既言其畧矣一二三四既已為六七八九矣又可得而見乎水火木金非土

則不成東西南北非中央則不位故六七八九各具其方而五无乎不在故為五十之數也以土之生數而合四者之成數既為五十以土之成數而合四者之生數亦為五十也蘇氏曰五在六七八九之中故不特數一二三四在十之中然而特數者言四時足以舉土言土不足以舉四時也夫一二三四者四時也六七八九者亦四時也兩言四時而一舉土則是兩歲之間為四孟四仲者二為四季者一而已是以

其論不能通也或曰五十之數既聞命矣其用四十有九何也曰十盈數也不可衍也故虛其一以象太極太極混成陰陽未分不可用也故用四十有九四十有九者七七之數也故可衍而用之也伏羲之六文之八八老聃之九皆如是爾分而為之以象兩儀也掛一於中以象三才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也或曰一非太極也四十九之總數也一即四十九也兩非兩儀也一與一合而成兩凡兩

者皆是也三非三才也一與二合而成三凡三者皆是也其說似是矣而實非也十百千萬孰非一為之總而奚取於四十九乎一即四十九四十九即一者以何數而推之乎既有一矣分而為二則三也奚取於一與二合乎又掛其一則四也奚取於二與一合乎凡兩凡三者皆所取象則揲之以四曷為不取凡四而獨曰四時乎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學者又何疑哉至或謂

虛一為天一者其謬不辨可知矣曰然則夫子何靳其辭而不明以告人也曰夫子不謂學者若是之聾瞽也言四時則三才兩儀可知矣言象兩象三則太極可知矣曰然則四何必言時也曰易有四象言時所以別象也夫子之述大衍也蓋將以寓歷法焉故言時言閏言朞之日所以致千歲之日者也歸奇於扐以象閏閏者積歲之餘分月之盈縮而成也三歲而置一閏五歲而置再閏十有九歲七閏而成一章

故揲數之餘不即歸於掛而寄於扐再扐而後掛者所以象五歲而再閏也或曰然則三歲而一閏十九歲而七閏獨無以象之與曰至理無毫釐之差善學者三隅之反一揲而再扐為閏者二三揲之數非六閏乎合於掛一之三是為七閏矣掛一之三非三歲一閏之象乎故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歷十有九歲而成章歸奇之六掛一之三當其七閏矣歷多一歲而大衍有虛之一數其當之猶有餘欠乎使聖人一

一而言之蓋有不勝言者矣天數五五奇也地數五五耦也一與六相得而成水二與七相得而成火三與八相得而成木四與九相得而成金五與十相得而成土是則五位相得也一與二合陽水陰火也三與十合陽木陰土也五與六合陽土陰水也七與四合陽火陰金也九與八合陽金陰木也是之謂各有合也天數二十有五總五奇而數之也地數三十總五耦而數之也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古今之言數

者莫不本於此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行鬼神者四時所以行成變化者萬物所以生在天成象者為變在地成形者為化在天而明者為神在地而幽者為鬼皆不能逃乎數也乾坤之策凡三百六十說者曰陰陽老少其策合之皆三百六十經云乾坤者舉老而稱也愚曰不然乾坤之策三百六十六子之策千有八十夫六子者不可舉二而該也故但稱乾坤以例其餘爾當暮之日說者曰期三百六旬有六

日經云三百六十舉其成數也愚曰不然夫六日者閏之積也三百六旬有六日者通閏而言也既以歸奇於扐矣安得復數六日乎哉曰然則期之日三百五十四耳其六亦閏積也而併數之何哉曰此總一歲之中十二月之行有盈有縮積其差而後有六日也非三百六旬之外有六日之比也如必無之而後可則再閏之積其筭六十亦有盈而無縮乎若夫天下之物其數不止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之故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之

而無遺矣故夫大衍之象太極一也兩儀二也三才
三也四時四也五歲五也太陰六也少陽七也少陰
八也太陽九也萬物十也凡天地之數無所不具是
之謂大衍也若夫四營者分二掛一揲四歸奇而成
易也易者變也十有八變者三變而成爻六爻而成
卦也八卦而小成者一卦之成八卦具焉天地萬物
之理粗可見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地之閏一
物之理莫不該括於其中天下之能事畢矣道神而

不顯故顯諸仁德行顯而不神故藏諸用顯仁則取諸陽藏用則取諸陰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道之顯也則可與酬酢德之神也則可與祐神矣應萬物之求是謂酬酢贊天地之化育是謂祐神皆觸類而長之能事之所至也語至於神豈小智之所能測哉故夫子歎之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天地之所以成變化聖人之所以祐神皆不外乎數矣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

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前章既言爻象之義大衍之數此章遂合而言之辭變象占四者聖人之道而君子之尚也辭與象具於卦所謂觀象玩辭是也變與占出於蓍所謂觀象而玩占是也尚之為言尊也以之為言用也用之於言則其辭可宗也用之於動則其變可師也用之於制器則其可法也用之於卜筮則其占可貴也也是以

君子將有所為也將有所行也或問焉而應之以言如嚮之應聲何也以能尚其辭也先有遠近也先有幽深也方來之事無不前知如有鬼神告之何也以能尚其占也問之而不可窮也究之而不可測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也叅伍以變者二三四五以求其變也二至五列之為四象覆之為八卦易之變也不言二四三五而言叅伍者三以相叅五以相伍叅成而變起伍成而變終也剛柔相易

變化代興通乎此者遂能成天地之文是以尚其變
也錯綜其數者七八九六以推其數也七與八九與
六合之為十五衍之為五十易之數也不言七八九
六而言錯綜者錯而為四綜而為一七八九六謂之
錯十五五十謂之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極乎
此者遂能定天下之象是以尚其象也其變无所不
通其象无所不具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也
或曰何謂變何謂占曰一卦之變為六十四爻之

變為三百八十有四所謂變也元貞利貞穆姜得之以為禍黃裳元吉南蒯遇之以為凶所謂占也象與變謂之觀辭與占謂之玩何也曰象者爻彖之所具而顯晦存乎辭變者著龜之所告而吉凶兆乎占觀其著玩其蹟理宜然也然則辭與占同為至精象與變同為至變也曰精者一之至也變者萬之極也象非一也玩辭而知之變非一也玩占而知之精在此而變在彼通乎一而萬事畢也至精未免於思也至

變未免於為也若夫无思也寂然不動无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又非至精至變之所及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也故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幾者至變之宗也千人萬人之心一人之心是也故唯深可以通天下之志一日二日萬幾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唯幾可以成天下之務此亦疾而速行而至者也極其深而至於無思研其幾而至於无為此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神之所為也然皆不出於辭變象占之中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此之謂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智神

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

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
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
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

夫子既言易有聖人之道四此章遂言易與天地聖
人一揆而歎夫作易者之神智也天一則地二天九
則地十一奇一偶一生一成相與循環迭為終始四
時所以行百物所以生易由此而作聖人用此而治

其所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冒天下之道始終先後不出是數言而已深以通天下之志則能開天下之物幾已成天下之務則能定天下之務神以冒天下之道則能斷天下之疑易與聖人互文見義也是故著之德圓而神者得天之數也易以此開物聖人以此通天下之志也卦之德方以知者得地之數也易以此成務聖人以此定天下之業也六爻之義易以貢者兼三才之數也易以此冒天下之道聖人以

此斷天下之疑也蓍之數四十有九四十有九者七七之數少陽之象也蓍雖四十有九其本取於河圖四十有五益之以八卦之畫三十有六是為八十有一八十有一者九九之數太陽之象也故曰蓍之德圓而神者得天之數也卦之數六十有四六十有四者八八之數也陰之象也卦雖六十有四其本起於三畫二十有四益之以陰偶之畫十有二是為三十有六三十有六者六六之數太陰之象也故曰卦之

德方以知者得地之數也是故河圖以圈八卦以畫著以蓍示龜以兆占著運而無窮卦成而不易一方一圖非偶然者也言卦而不言圖言著而不言龜互見之也或曰著以河圖而兼八卦龜以八卦而不兼河圖何也曰先儒固有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之說矣然非此謂也著實用八卦以兼河圖之說而卦則未始用河圖也何以明其然也曰八卦者四象之所生也河圖之數四十五而盖以四象乃為四十有九

而大衍用焉卦定於八分於二十有四蓋於三十有六成於六十有四未嘗用河圖也豈鑿而為之論哉或曰三十有六者既為太陽之策又得為太陰之象何哉曰著以四運故三十有六而為太陽之策以其得九揲也卦以六位故三十有六而為太陰之象以其乘六畫也是皆灼有條理不可誣也若夫六爻則著之所起而卦之所終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其數也乾坤

之策一歲之日皆三百有六十八卦之位四時之氣皆二十有四合而計之三百八十有四應其數矣著運而無窮卦成而不易爻則周流變動乎其中上下無常剛柔相易告人以吉凶之理著之所以神卦之所以知者非爻無以明之故曰六爻之義易以貢者兼三才之數也是故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則無思無為如著之既運而藏也以此與民同吉凶之患則通其志成其務斷其疑如卦之成而爻之貢也故

神以知來而傳於卦知以藏往而歸於著始終生成出入變化孰能與於此者其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其人也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知著龜之為神而興之以前斯民之用是天下所待而明民之所待而用神物之所待而興也非以其聰明叡知故耶所謂神武而不殺者不怒而威之謂也不賞而民勸不施而仁无為而功皆其物也乃若武而不殺斯以謂之神

矣故舉一以該焉夫著而一本而百蓍龜貞八卦五行之數此其所以為神物者也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苟或怠慢而不欽寘疎而莫曉則神藏知伏著龜之益廢矣是豈神物有時而不臨哉在人者不能神而明之故也尊敬其事之謂神發揮其義之謂明聖人之所以齋戒為恭擇建立卜筮人然後命之者將以神明其德而已著龜之德既已神明則象兆不顯數兆不陳是故十有八變而皆陰六畫而皆偶此則

天地之戶闔而為夜是以謂之坤也十有八變而皆陽六畫而皆奇此則天地之戶闢而為晝是以謂之乾也一闔一闢則乾坤錯居故謂之變一往一來則闔闢无窮故謂之通見而在天則謂之象形而在地則謂之器制其器用其象故謂之法出而顯入而藏故謂之神此聖人作易所以與天地為一者也是故易之中有太極焉則卦之全體是也有兩儀焉則卦之重像是也兩儀自太極而判故曰太極生兩儀也

有四象焉則初至三三至五四至上是也是也四象自兩儀而分故曰兩儀生四象也有八卦焉則上下反覆六爻八卦是也八卦由四象而別故曰四象生八卦也其在大衍七八九六是為四象九六各一七八各三是為八卦亦太極兩儀之所生也八卦成而後吉凶可定吉凶定而後大業於是乎生矣順而吉逆而凶相得則吉相違則凶以此開物成物冒天下之道使匹夫匹婦各得其所昆蟲草木咸遂其性

皆動之所生也故曰吉凶生大業苟不與斯民同患
不與聖人同憂則大業何自而成哉是故天地者法
象之大聖人所以仰觀俯察者也四時者變通之大
聖人所以成終成始者也日月者著明之大聖人所
以迭用柔剛者也富貴者崇高之大聖人所以一天
下之動也聖人者聰明之大備物致用所以近取諸
身也著龜者神知之大探賾鉤深所以遠取諸物也
是以古之聖人旣聰明叡知之資席富貴崇高之勢

取諸物象觀諸變化驗諸垂象攷諸圖書然後作易以示天下與來世故曰則曰效曰象者象也效者爻也著龜圖書不可效也不可象也取則焉而已矣聖人豈苟云乎哉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

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
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
之舞之以盡神

夫子既歎夫作易之神知與天地參此章遂言其立
象繫辭示人之大畧使學易者探討抽緒以求之夫
七八九六大衍之四象也然九六形於卦而七八藏
於蓍此其所以示人者矣或曰前章所謂神物變化
垂象圖書茲四條者謂之四象可乎曰之數者聖人

則而象之以作易易成而占皆已矣及其興神物也將
以求易而非易之所有也況乎變化之萬端垂象之
森羅著龜之異體圖書之殊法焉得以四象稱之乎
曰然則何謂四象曰乾坤也屯之四象皆乾坤也屯之四
象則震坤艮坎也蒙之四象則坎震坤艮也覆而見
之又四象也愚於諸卦論之詳矣六畫成則四象立
此其所以示人者也爻象既定繫之辭焉又從而告
之以其意也辭既繫矣定之以吉凶焉又從而斷之

以其效也示之象告之辭斷之吉凶聖人所以仁後
學至矣夫子於是稱大有之一爻辭義以發明之夫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辭之繫於象吉凶之斷於辭如
是而已而夫子乃言其有信順之德尚賢之明上獲
天祐下得人助是以及此此則彖象爻辭之所未嘗
言也而使後之學者將何以知之故歎之曰書不可
以盡其言言不可以盡其意然則聖人言自天祐之
吉无不利而有信順尚賢獲祐助於天人之意其果

不可見乎又從而釋之曰聖人既立之象則意盡矣
既設之卦則情僞盡矣繫之辭則言盡矣又況變
於此而通於彼以盡其不言之利鼓於此而舞於彼
以盡其不測之神則聖人之意烏乎而不可見也請
以大有上九明之初二為乾五為巽上為離一卦之
意無不盡矣其彖曰大有其爻五剛而一柔則情僞
無不盡矣大有元亨初艱二載三亨四匪五孚上祐
則其言無不盡矣何以言之夫六五者柔而應乎剛

也巽而交乎乾又接乎離也居尊而不自為高也得中而上下應之也柔而巽所以為順也中而應所以為信也居尊而不自為高所以為能尚賢也交乎乾所以為天祐也接乎離所以為人助也上下應之是以知天人之不易也然而不言乎五而言於上者五以一柔居尊上下皆應當此之時而有以剛明之才晏然居於其上者此非其所尚之賢乎六五雖以信順自居而二四皆應苟不能尊上九之賢則喪其

離明而虧上下之應矣上又卦之終也六五之吉至於此而後无不利是故論其德於五而要其功於上也夫苟不信順尚賢則何以得上下之應苟无上下之應則何以蒙自天之祐故易但言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而信順尚賢天祐人助其言與意无有不盡者矣乃若變而通之鼓而舞之則非六爻之所能備也其在於他卦乎上九之變則大壯之象也上九之離變而為艮則九四之離變而為震五雖體巽而失其

明矣故夫五六之在二卦其為易一也大有則易而威大壯則易而喪大而至於上九則吉无不利大壯則不能退不能遂而无攸利也九三在大有則无其應而弗克其在大壯則上六為之應而得以其闕也三乾兌之象乾為君子兌為小人其在二卦均也大有之三為公又為小人大壯之三為小人又為君子則變而通之鼓之舞之若此之類是也請以六五變而通乎乾則九三之小人化而為君子矣又以二

爻互變而通乎夫則九三之小人在乾而為君子乾在夫而為君子夫夫至於他爻一字一義莫不皆然姑以上九所及者明之然則變而通之存乎象鼓之舞之存乎辭觀乎象而玩其辭聖人之意粲然可睹矣言其有不盡於書意其有不盡於言者乎

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

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鼓舞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前章既言易之成書聖人之言意无有不盡此章遂發

明其義皆緼於乾坤二卦而爻象居之不可不知也何以謂易之義皆緼於乾坤乎乾坤成列而六十四象立乎其中矣何以謂乾坤成列而六十四象立其中乎乾三畫六畫皆陽也坤三畫六畫皆陰也凡易之爻變為陽者乾之所變化也化為陰者坤之所化也故三百八十四爻皆自乾坤而來也成列云者獨乾獨坤則死以緼易故也今且以大有上九明之夫大有之五陽皆乾也而一陰則坤之六五所化也故履

信思順雖取反巽之體蓋本乎六五之坤也自天祐之雖取下乾之應蓋本乎上九之乾也故五之信順由中而得而其天祐自上而降也乾坤之象天地也六十四卦之象萬物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此天地安得有此萬物乎有此萬物又安用此天地天地之運未始息也萬物之生未始窮也若天地有崩塌則萬物不可得而見萬物有終盡則所以為天地有廢矣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

幾乎息矣或者疑辭也設為是言故或之也是故易之中形而上者陽也皆屬乎乾是以謂之道道者物之所以生也形而下者陰也皆屬乎坤是以謂之器器者物之所以成也化其生成而裁其損益是以謂之變變者通之始也推其通塞而行其興廢是以謂之通通者變之成也凡此皆易之所居也若舉而錯之天下之民則興利而除害避凶而趨吉何事之不立何業之不成是以謂之事業也是故聖人見天下

之賾而象之是故謂之象見天下之動而效之是故謂之爻也自此而下反覆自明其意象成於卦故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爻見於辭故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義起於變故化而裁之存乎變法行於通故推而行之存乎通顯諸仁藏諸用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故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夫子首言爻象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既又論七卦之爻以明言動之為樞

機也至此復發其文乃終之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其又樞機之要者與成之言誠也信也者有諸中也聖人之於後世君子其欲推而納之聖賢之域如此其切至也學者可不盡心乎哉

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四

宋 林栗 撰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

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彖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上章首論乾坤次言爻彖次論乾坤聖人反覆贊明以曉學者乾坤見於爻彖爻彖出於乾坤求而得之无他義也今以八卦成列而觀之則六十四彖在其中矣因而重之每卦六畫則三百八

十四爻在其中矣象成而未推則先後不可見故剛柔相推而六十四象之變在其中矣爻成而未繫則吉凶不可見故繫辭而命之以吉凶則三百八十四爻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生乎動是以繫之辭也易曰動悔有悔征吉王通乃謂不動則无悔言易者從而和之生乎天地之間嗜欲饑渴猶夫人也而欲不動得乎哉至言功業見乎變則又不得而惡夫動矣是故剛柔相推以立一卦之本六爻變通以趨一

卦之時吉凶悔吝以辨六爻之勝此聖人之所以為易者也豈曰不動云乎哉其曰吉凶者貞勝何謂也剛勝則柔伏柔勝則剛陵卦必有本有本斯有時爻必有正有正斯有勝爻之正者卦之本也爻之勝者卦之時也其吉凶之辭則視其所以為正者勝與不勝而已勝則繫之以吉不勝則繫之以凶何謂正所以為天地之正者萬物可見是也故曰貞觀所以為日月之正者天下常明是也故曰貞明所以為天下

之正者民无二王是也故曰貞一萬物不可見則天地息矣天下不常明則日月廢矣民不知有君則天下亂矣故卦必立之本爻必取其正然後視其剛柔之勝以為吉凶悔吝之辭也是故有貞吉有貞凶有利貞有勿用貞有可貞有不可貞有貞厲有貞悔亡有貞吝有貞无咎而說者乃曰吉凶之來唯正可以勝之若是則一言而足矣又何尚於易乎夫徵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彼三人者孰為正勝也

哉或曰乾坤成列而易列乎其中矣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矣何以異乎曰无以異也八卦之為六十四重之而可見也乾坤之為六十四變之而可見也方其未重未變也果安在乎固以先立乎其中矣確剛貌也易言確乎其不可拔也隤柔貌也禮言隤乎其順也乾剛之粹故其體確然而示人以易知坤柔之純故其體隤然而示人以簡能惟簡且易故變於六十四卦動於三百八十四爻而所以為確然之剛隤

然之柔者常自若也是故爻也者效其剛柔者也象也者像其剛柔者也象有變通辭有鼓舞故爻象動乎內而吉凶見乎外禍可轉而為福敗可因而為成故功業見乎變事有若難而易勢有若危而安故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德大矣語其大者莫大於生也生也者變化是也其在易則生生是也聖人之寶大矣語其大者莫大於位也位也者尊卑是也其在易則六位是也天地之道剛與柔也聖人之道仁與

義也以財聚人以人守位則謂之仁以正理財以理
禁民則謂之義仁義之不可偏用猶陰陽之不可偏
勝也聖人之用仁義也猶天地之用陰陽也豈可以
迹而求之哉非正不可以理財非財不可以聚人非
理不可以禁民非民不可以守位故天地之化成也
不知其孰為陰孰為陽聖人之化成也不知其孰為
仁孰為義此易之道所以與天地聖人為一者也蘇
氏曰理財者疏理其出入之道使不壅也正辭正名

也无道之世唯不正其名故上有愧於辭而下不直其上令之不得誅之不止何以禁民之為非也斯言得之矣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

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
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
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
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
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
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
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
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

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前章既言象之所以像爻之所以效此章遂言聖人

觀象以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也包犧一曰
伏羲或言其姓氏之義或言其年世之數自漢以來
難知矣要之古聖人始作八卦者也觀象於天觀其
確然者也觀法於地觀其隤然者也觀鳥獸之文龍
虎鳥龜是也觀地之宜山川原隰是也在天有其象
者在地有其法在地有其宜者在天有其文近取諸
身志氣形骸是也遠取諸物禽獸草木是也在我有
其理者在物有其生在物有其知者在我有其義聖

人以天地人物而參諸身於是始作八卦是故天地有神明之異通其德則匪殊物我有靈昧之殊類其情則為一神明之德萬物之情既已包括乎爻象之中則備物致用唯聽所取而已此聖人得天下之至賾取諸物宜而不可惡者也試遽言之上目為罟畋漁之象也離為目為罟畋漁之象也離為飛鳥為魚鼈罟異為繩兌為澤結其繩張其目高則飛鳥麗之下則魚鼈麗之蓋取諸離象然後畋漁之象備之上木為耒下木

為耨耒耨之象也震為動坤為土艮為堅木巽為入而又有兌象焉兌為金為木用其堅金致其銳動而入土土乃發生然後耒耨之象備矣日麗乎上足動乎下日中為市之象也震為動艮為止坎為通離為麗動為止易通與麗交然後交易之象備矣上尊為衣下卑為裳衣裳之象也乾為大赤非坤則不為玄坤為黑非乾則不為纁乾坤成列而後衣裳之象備矣木行於上水流於下舟楫之象也坎為水震為足

艮為手巽為木兌為金金以制木木以行水人之手
足動乎其中然後舟楫之象備矣足共其事口仰於
人牛馬之象也震為動艮為止巽為木兌為金金以
為銜木以為楷隨人而止然後服牛乘馬
之象備矣內闔其門外鳴其柝備豫之象也坤為夜
為闔戶艮為徑路為門闕坎為盜為隱伏震為鳴為
大塗夫盜晝伏夜動或潛於徑路或出於大塗或伏
於門闕主人闔其戶鳴柝而驚之然後重門擊柝之

象備矣土止於下木動於上臼杵之象也艮為土又為手巽為木兌為金震為足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木金以為器手足以為用然後杵臼之象備矣毀折為弧戈兵為矢弧矢之象也兌為金離為火為電為矢坎為弓巽為木以金治材以為弧矢以威天下如火如電然後弧矢之象備矣下天為宇上木為棟宮室之象也乾為天兌為澤震為木巽為風艮為闕風行於木澤上於天而巍然門闕不動乎上然後宮室之

象備矣木周其內金鋸其外棺槨之象也巽為木為入乾為人兌為金為剛鹵之地木以為藏金以為固內外周身以入于土然後棺槨之象備矣君用其剛民從其決書契之象也乾為金兌為口巽為繩又為木以金削木而為契以口詔聲而為書記文明遂以代結繩之政然後書契之象備矣是故觀乎重離則見上網下罟之象觀乎益則見上耒下耜之象觀乎噬嗑則見三陽為人三陰為貨交易之象觀乎乾坤

則見六幅為衣十二幅為裳蕈甲之象觀乎渙則見
人動乎上楫動乎下舟行之象觀乎隨則見服牛乘
馬引重之象觀乎豫則見内外重門閉固之象觀乎
小過則見臼杵椎舂之象觀乎睽則見張弧挾矢之
象觀乎大壯則見宫室門闕之象觀乎大過則見輿
棺槨葬椁之象觀乎夬則見書契緘縢之象聖人豈苟
云乎哉然而獨於黄帝堯舜言通其變使民不倦神
而化之使民宜之何也豈包犧神農之時未能變通

也或曰不然所謂變化者乾坤之道也取諸乾坤故不得不兼言乎變化也又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不於它卦而獨於此何謂也曰乾坤易之緼也取諸乾坤故不得不兼言乎易也其在他卦豈得而該徧之哉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其形容也彖者材也材也者辨其材用也爻也者效也效天下之動也既效其動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蘇氏曰彖彖也爻折俎包犧象之矣或曰伏羲始畫八卦文王重易

六爻方其未重也備物致用於何而取之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至於文王實始作易布其爻而繫之辭前乎此者未嘗无六十四也周官三易蓋有之矣然包犧作結繩為網罟神農作耒耜通交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作舟楫服牛乘馬重門擊柝臼杵弧矢棟宇書契皆在三易之前蓋得其意云爾非必即其書而取其義因其象而致其用也子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

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然則未有書契以前安得夫卦而取之哉近世學者必欲言伏羲既畫八卦又因而重之者非矣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陽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

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
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
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
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于
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
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
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
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

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
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
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
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
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
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
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
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

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
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
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
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
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

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
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
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
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
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前章既言十三卦之象此章遂言十卦之爻所謂天
下之至動觀其會通而不可亂者也陽以一為君而

二為民陰以二為君而一為民此陽卦之所以多陰
陰卦之所以多陽民多而君少其故然也一君二民
君子之道二君一民小人之道此陽卦之所以奇陰
卦之所以耦奇尊而耦卑奇貴而耦賤其德行然也
陽出於乾君之象也陰出乎坤民之象也震坎艮一
陽而二陰是乾為君而坤為民也巽離兌一陰而二
陽是坤為君而乾為民也此其所以為君子小人之
道歟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咸九四之辭也咸感

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所以為咸也其在六爻三陰三陽各有其配五應在二比於上而志乎末三應在上比於二而執乎下故三與五兩失其民而二與四皆畔其君何也三五皆以剛居剛而體乎乾二四皆以柔居柔而體乎巽漠然无相與之意欲其感應難矣惟初六以陰居剛九四以陽居柔而又艮下兌上得乎相與之義其應既專其情且速故其往來相求中心憧憧如恐弗獲也感應之道固如

是矣故曰貞吉悔亡或曰九五六二陰陽并㠯剛上柔下固无相與之義也九三上六雖曰并㠯而柔上剛下二氣感應謂之相與不亦可乎初六九四雖陰陽互居而剛上柔下於感之道亦有未至然其得失臧否若是不同何也曰三乾震也而上為巽是二君而一民也四上下兌也而初為民是二民而一君也震巽為長艮兌為少此其所以辨之與思者心也朋者衆也四於六爻心之謂也下兌上兌朋之象也愛

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君之視臣如手足
則臣視君如腹心朋從爾思不亦宜乎然以位則未
光以時則未大故猶有憧憧之辭也夫子言之曰天
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
思何慮以心觀心千萬人之心一人之心是也夫又
別有何思別有何慮哉又曰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
信相感而利生焉往者為屈男下女也來者為信婦
從夫也我往則彼來我不肯往彼曷為來哉有屈則

有信身不肯屈道何自信哉詩云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則異乎憧憧朋來之義矣故以日月寒暑明往來之義又以尺蠖龍蛇辨屈信之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不信也夫往來之義日月寒暑所不免而況於人乎屈信之理尺蠖龍蛇且猶知之而況於人乎天地之運人物之情莫不皆然可謂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矣故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精乎屈信往來之義而入於神非特退藏於密

也亦將以致其用也利乎屈信往來之用而安其身非特與民同患也亦將以崇其德也或曰精義入神何謂也曰窮理而至於命也利用安身何謂也曰利物者所以自安也龍蛇之蟄但言存身者身存則卒起而變化矣故雖聖人猶以安身為本身安而後德可崇也出而致用入而崇德亦往來屈信之理過此以往則外化內神之事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又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傳

曰一則神兩則化由是言之亦往來屈信之理也夫子以其難言而當世之人不足與有明也故曰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惟盛德者為能窮而知之矣或曰咸之九四足以充窮神知化之事乎曰不然詩之駉曰思无邪本言牧馬之事非言詩也而夫子取其一言言詩之大旨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今咸之九四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本言上下感應之事非言易也而夫子取其一言言易之大

旨自日月寒暑之章章至於窮神知化之微妙皆一以貫之所謂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者也古人斷章取義多如是矣故自此以下錯舉諸卦之爻以明著其例或在初上或在二三四而各主一卦之義獨不舉五爻者志可知矣凡此十爻其初為君子其五為小人獨噬嗑舉其二者初上為小人終始故也苟不求其故玩其德行何從而見之哉逐爻之義各釋於本卦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二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此一節為簡編脫亂失其倫次自通神明之德下文當曰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至明失得之報下文

當曰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脫一簡在後後脫二簡在前妄儒小生記誦不精從
而次之故繆紊若此也微顯闡幽下有開字蓋書生
注於句絶以訓釋闡字耳非本文也夫子既言十三
卦之象十卦之爻此章復言其皆自乾坤而出也故
曰乾坤其易之門也或曰易之縕易之門有以異乎
曰无以異也言其具乎中則謂之縕言其所由出則
謂之門縕蓋藏也門闔闢也乾為健為天陽之物也

坤為順為地陰之物也陰陽合德而後能生剛柔有體而不可易變化者天地之撰也易簡者神明之德也天地之撰一生一成以此而體神明之德一動一靜以此而通其稱名也曰乾曰坤可謂小矣其取類也為天為地可謂大矣及其成書也既往无不彰方來无不察至顯无不闡幽无不當物无不遠而文徵顯闡幽故肆而隱當名辨物故雜而不越

正言斷辭故曲而中夫易本於畫畫不足故稱其名
名者彖也乾坤屯蒙需訟師比是也名不足故辨諸
物物者象也潛龍見龍履霜堅氷是也物不足故正
言之正言之者終日乾乾夕惕若之類是也言不足
故斷以辭斷以辭者勿用利見厲无咎之類是也或
曰何謂肆而隱曰發揮天下之至賾故幽者闡而肆
包羅天下之至動故顯者隱而微剛柔動靜是之謂
貳吉凶悔吝是之謂因其貳以為吉凶所以明失

得之報以濟斯民之行也何謂雜而不越曰大畜小畜皆畜也大過小過皆過也屯難也蹇亦難也晉進也漸亦進也臨大也豐亦大也然而臨不可以為豐漸不可以為晉大畜不可以為小畜小過不可以為大過此所謂雜而不越也於是焉而稽其類則見聖人測隱憂患之心故曰其衰世之意耶非衰世人則其操心不能若是之危而慮患不能若是之深矣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

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夫子既言易有衰世之意此章遂言九卦之大義以見聖人憂患之心故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夫易

作於文王成於周公夫子蓋知之矣然猶若疑而歎之何也曰夫子當周之衰行乎憂患之域所遭所歷變故萬端而作易者皆已預言之如足履而目見之者非文王周公其誰繫之此夫子所以若發疑而深歎之也九卦之義各隨其彖釋之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夫子既言十三卦之爻九卦之義蓋舉一
隅之意耳此三章遂明易之為書不可遠不可執始
終條理廣大悉備學者深求而後得之也中庸曰道
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人
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故易之為書切於斯人
起居出入視聽言動之間君子造次顛沛必於是也
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故易

之為書雖不可遠然其為道也屢遷亦不可執一以
求之也何為其然也以其升降往來變動不居而周
流乎六虛之位是以其屢遷而不可遠也貴不必上賤
不必下是謂無常剛往則柔來柔往則剛來是謂相
易不可定之以為典常不可總之以為要會唯其變
化所適則從而求之可也外卦為出內卦為入凡易
之內外出入者所以為民外內出入之度使之觀其
吉凶而知所戒懼也又明示以憂患之故使知其徵

漸而早圖之聖人之意可謂勤矣與字當為之字之誤說者謂明憂患與其故雖若無害於理然上文使知懼則既明憂患矣又申言之何哉師父道也保母道也師保之前如臨父母宜也今死師保在前而嚴憚其辭愛戴其德如父母實臨之何也蓋以聖人之作易其於天下後世不啻如其父母師保之心也率循也揆度也方所也既終也學者之讀其書能如父母師保之臨其前然後循其同異之辭以度其屢

遷之所由始而極其終則雖千變萬化終有典常其條理粲然不可紊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則其侮聖人之言宜矣而望道之行知是書之不可遠不亦難乎或曰此章既言不可為典要又曰既有典常何也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則善者其常也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則一者其常也是故上下死常剛柔相易則不可為典要矣同歸而殊塗百慮而一致是豈不可

為典常哉今之言易者或觀其形似而妄一其義及其不可通則又妄二其說從而詰之則曰易不可為典要者也豈不繆哉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

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前章既言易有典常此章遂論其統要之所在說文曰質主也原其始於初要其終於上以為一卦之主也雖六爻相雜疑若難明唯其物之當乎時斯為主矣其初難知其上易知者本藏而末見積累之微而成效之著依違之未定而向背之已明也故爻之辭初而擬之卒而成之擬之者言其未定也成之者言

其已然也終字亦衍文卒之為言終也與前章衍開字同若夫雜以陰陽之物剛柔之撰仁義之德而辨其是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何者本末雖在於初上而是非決於中爻也中爻者二三四五是也二三四五俱謂中爻何也曰由三畫而言之則二五為中由六畫而言之而三四為中由初上而言之則二三四五俱為中也求本末於初上辨是非於中爻夫豈易哉故夫子從而噫之以為學者苟求之而弗得亦不過

要其如是而存如是而亡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則居然可知矣存亡吉凶爻則有之而彖辭固已指其所在是以智者觀之思過半矣二與四三與五剛柔同而上下異之以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何也二遠而四近也柔而近尊進退危疑是以多懼也遠既无咎柔又得中是以多譽也三多凶五多功何也五貴而三賤也三五皆柔則三危而五不危是以多凶也三五皆剛則五勝而三不勝是以多功也學者以此

辨其中爻而原始要終以為其質考其時物觀其衆辭將无餘蘊矣爲在其不可爲典要也哉一云案之爲道有利不利文脫二字亦或然矣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前章既言六爻之辨此章遂論其本諸三才而悉備

故曰夫易廣矣大矣備矣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謂兼三才而兩之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者效也爻有等衰故曰物物者象也物相雜故曰文文者經緯也位以為經爻以為緯錯而成文文有當不當故吉凶生焉馬當不當云者爻位相得不相得故也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凡此之義二篇之中反復言之不一二見而已考其辭旨重複

不類他經之簡嚴故近世儒者或疑二篇之文非夫子之作不知夫子所以贊易為傳而不為經其體固如此也為是說者讀易而不知其義者也苟知其義則無是言矣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言不可不慎也信哉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前三章言易之為書備矣此章遂申明是書作於文王而成於周公夫周公既已作禮樂以維持當世措之於太和之域而是書蓋衰世憂患之意辭旨淵奥非中材小智所可窺測故存其書而不著其人將有待於後聖而世或未之知也歟夫子是以三歎而言之未亡賢聖之君六七作周自后稷公劉積德累仁至乎古公季歷肇基王業而傳之文王紂為天子令

行禁止脯醢諸侯莫敢不聽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北面為臣脫於囚虜當此之時可謂危矣文王身當其事而周公目覩其時夫安得不危文王危之故雖險而卒平紂唯易之故雖強而卒傾其在易蹇而受之以解危者使平也豐而受之以旅易者使傾也皆文王與紂之事也其餘卦爻亦莫不然茲因消息盈虛之理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以為易實使之也夫極於大者小或有所遺精於小者大或有所局唯易

之為書廣大悉備是以其道甚大而百物不廢也然
苟能戒懼以終始者其要歸於无咎此則易之道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其於是書雖
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
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
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
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

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前章既言易之辭危而知懼者可以无咎此章遂申言易本於乾坤以乾坤而成爻象以易簡而知險阻

至於愛惡情僞枝游慙屈無所遁其情是故其辭不
得不危也夫爻象雖皆出於乾坤然八卦既成列矣
則六子之德行不與乾坤異乾之健確然故恒
易坤之順隤然故恒簡震坎艮剛而雜乎柔故多險
巽離兌柔而雜乎剛故多阻以乾坤之易簡知爻象
之險阻則能說諸心研諸慮以定天下之吉凶
則無不定以此成天下之事業則無不成亹亹勉也
事業之所成也侯之二字衍文蘇氏已得之王弼

例引用此文亦无侯之二字韓康伯以來行之矣云
者言也為者動也言動象占所謂聖人之道四焉者
也變化云為則所謂擬議以成變化是也吉事有祥
則言動之幾吉之先見是也象事知器則備物致用
立成器以為天下利是也占事知來則所謂无有遠
近幽深遂知來物是也兼斯四者聖人所以與天地
參者乎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至於明則謀之人
幽則謀之鬼雖百姓之愚亦可使與能之矣猶中庸

所謂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是蓋聖人與民同患而所以開覺延納之者如此百姓與能故謀乎人鬼聖人成能故贊乎天地也一卦之象可復八卦是謂以象告屯蒙需訟初九六二是謂以情言變而通之以盡利是謂以利言吉凶悔吝生乎動是謂以情遷遠近者言其地愛惡者言其情情僞者言其德或相得或不相得或有害或無害斯吉凶悔吝之所從生也其義則爻象之辭備之矣叛

者恐其心故其辭慙疑者惑其志故其辭枝誣善之人難於指實故其辭游失其守者難以求信故其辭屈諸如此類作易者各準其情而為之辭蓋不止於是學者詳論而深思焉則得之矣臨川王氏曰六者之辭於易無有其或然歟

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四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王永鎮